

火 与 火

在朝鲜，倘若你是一个从前并没有到过朝鲜的人，你已经再也不能看到朝鲜原来是什么样子的。多少城镇和乡村，在敌机滥炸下，已经成了混着白雪的焦土。勤劳的朝鲜人民，他们世代世代建筑的居住的这些地方，他们的子女歌唱过舞蹈过的这些地方，现在只是在军用地图上留下了一个名字。可是，我要告诉你，它给朝鲜人民的，决不是恐惧和凄凉，而是另一种东西。这种东西，像朝鲜那些倔强的无尽的峰峦一样，站立在全朝鲜的每一块地方，它的名字叫做“仇恨”。

在一个雪夜，我们赶到了熙川。它过去曾是热闹的城市，现在，在拥着白雪的焦土上，只能看到一座孤零零的钟楼和几扇断墙。即使这样，据说敌机每天还要轰炸几次，我真不知道它们还要在这里轰炸什么东西！

为了找一个歇脚处，我们不得不在附近的山沟里找了一个人家。这个“家”，是熙川的老百姓临时在山坡上挖了几个坑，用树枝和稻草搭成的窝棚。

在这里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名叫刘秉烈的孩子。这个孩子，虽然只有十三岁，但却像成年人一样地沉默着坐在我们的身边。他跟我们说，战前，他的父亲是工人，他就在附近的中学校里读书。在那些和平的日子里，他曾甜蜜地想过：要好好学习，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把自己的国家，建设成为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。但是，他的学校被炸毁了，他失了学。接着，他的家又被炸毁了。在被炸的那一天，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十多具零乱的尸体，倒在他的周围。说到这里，他的眼睛射出火光。他狠狠地说：“他们毁灭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，连不会说话的小孩子也炸。我要把那些家伙，全打死，全咬死！”他用手指着熙川说：“你们看吧！那不是我的家吗！”同志们又看了看那一片高高低低的土堆，还有那座孤零零的钟楼。……有人问起他今后的希望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要当一个人民军的战士。”可是我们说：“你的

年龄是不够的呀！”他愁闷地低下了头。仇恨，使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成熟了。他的眼光照射着我们，是这样地沉郁和坚强；使我们不敢相信，坐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个孩子。

在顺川北二十里，一个叫金谷里的小庄，我遇到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妈妈。当我们住在她家里的那天夜里，她怀里抱着她的孙子，一整夜坐着，给我们盖好从身上滚落的大衣。等到第二天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她还像母亲般地守着我们。她穿着白衣白裙，头发也已经白了。

我们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，老妈妈往我身边凑了凑，眼睛望着我们，带着极痛苦的表情。她说：“她的二十七岁的儿子，被美国鬼子杀死了。他们是把他从山沟里找出来，打得眼珠都不转的时候，又用石头砸死的。她用两只枯老的手比划着她儿子惨死时的情景。她回想着，反复地叙说她的儿子是那样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，一天和和气气的，有说有笑的，村里人谁都爱他，夸他。他们家是那样幸福地生活着。可是，现在只剩下了她和她的儿媳妇跟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。说到这里，老妈妈身向前倾，两只干枯的手紧紧

地攥住我的两只手，对着我的脸大声地说：“孩子们！孩子们呀，你们快抓住杀我儿子的凶手吧，你们把他们打死、撕碎吧！”她好像怕我们听不清楚，又攥住每个人的手，拍着每个人的胸口说了一遍。她的老年人的干枯的眼窝里，有几粒似乎闪着火光的眼泪，滴到我们的衣袖上。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眼泪，这是仇恨的火珠。

在平壤附近，我还遇到一个朝鲜的新闻记者。他的名字叫金路丁。他的炸伤的手现在还缠着绷带，他的靴筒上还有着弹痕。他在撤退的时候，和人民在一起，徒步跋涉了二十五天，走了一千七百里路，被包围了二十次，都被他冲了出来。当我们问到他的家，他说，他有着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。他的妻子是朝鲜一个有名的歌手。可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妻子和孩子的消息。当他叙述这些情形的时候，他是那么痛苦，可是他是在笑着说的。他又说：“我们辛辛苦苦建设了五年，现在却被敌人炸毁了。我现在只有一支枪，一支笔，一个本子。我现在也不想家，也不想我的爱人和孩子，我心里只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复仇和胜利。”这是一个朝鲜知识分子的声音，

是包含着痛苦和仇恨的刚强的声音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愚蠢的敌人，以为用他的铁与火可以征服这个穿白衣的民族。但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扔下的每一颗炸弹，从他们的弹片上滴落的每一滴血，都变成了无边的仇恨。朝鲜人心里的仇恨的火焰，比侵略者的燃烧弹更要强烈得多。就是这种火，推动着每一个人民军和志愿军的战士，不顾生死地前进。就是这种火，使得无数的朝鲜妇女和老人，穿着单薄的衣服和草鞋，在冰天雪地里修路、运输，来支援军队，歼灭美国侵略者。就是这种火，使得千千万万朝鲜的母亲们，献出她们的儿子。我亲眼看到：在温井，一个送过两个儿子参军的母亲，当着我的面，又指着她的一个十六岁的儿子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，也要把他们送到人民军去。就是这种火，这种火要一直把侵略的野兽们烧死为止。这不是星星之火，这是无边的火，排山倒海的火，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扑灭的火。

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寄自朝鲜中部某地

前线童话

这里，我要记下两个真实的而又像是童话般的故事。

“志愿军”

一月十七日，我们住在顺川北二十里的一个小山庄，名叫金谷里。房东是一个朝鲜妈妈和一个朝鲜少女。她们俩坐在我们的身边，一边逗着两个多月的孩子，一边和我们亲热地谈着。那个少女抱着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，肥肥胖胖的，睁着两个大眼，不断地望望这个，望望那个，笑咪咪的。我不由得接过他来，抱在我的怀里，话题也很自然地落到这个小生命的身上。

朝鲜妈妈激动起来，指指孩子，望望我们，不断地感叹着。孩子的姐姐和她母亲争着，抢先述说了下面的故事。

当美国侵略军向北疯狂进犯的时候，正是她弟弟降生的第六天。她们背着这个孩子，跑到七十里以外的亲戚家。刚到不久，就突然遭到了敌机的空袭。等她们跑到附近的防空洞，才发觉急忙中把她的弟弟撒下了。她要回去找，她母亲眼看着那间小屋的附近全起了火，怎么肯答应呢？她们母女全哭了。……这时候，有几个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走过来，问明了缘故，立刻就奔向那燃烧着大火的地方。紧挨那间小屋的一间房子，已经炸毁了，还冒着火苗。战士们走进小屋，小孩子已经蹬开了被子，光着身子滚在炕席上哇哇地哭着。一个战士连忙解开扣子，把孩子抱在怀里，又穿过烟火，送给了他的母亲和姐姐。可是战士们不等她们母女说出心里的谢意，又匆匆地走了。

这位朝鲜少女说完这个故事之后，又从我手里接过孩子，笑微微地望着他，亲着，并且说：“等你懂话的时候，我要第一个告诉你，你的生命是怎样得来的。”大家的目光，也都集中在孩子的身上。朝鲜妈妈还在不断地感叹：“同志！这孩子的再生父母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呀！”

有一个同志问：“这小孩叫什么名儿？”

“还没有起呢。”朝鲜妈妈回答。

“那么就叫个‘志愿军’吧。”

那朝鲜少女微笑着征询似地望着她的母亲，朝鲜妈妈很严肃地点了点头。这时候，小孩儿已经在他姐姐的肘弯儿里睡着了，嘴角里流露着甜蜜蜜的笑容。

捉麻雀

在南朝鲜抱川郡东豆川里，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名叫金守孙。他很快便跟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姓陆的战士成了亲密的朋友。好像我们国内那些千千万万的孩子们跟解放军战士们的友情一样。

一天，这个战士害肚痛病倒了，小孩子赶忙去找他的妈妈要肚痛药。妈妈告诉他：用一个烧死的麻雀，蘸芝麻盐吃，是一个很好的偏方。他马上像一匹忙碌的小马似的，东邻串西舍，这家到那家，搬凳子，扒房檐，一个黄昏掏了四只唧唧喳喳的麻雀，高兴极了。妈妈帮他做好，他就欢天

喜地端到战士那儿。

姓陆的战士看了好半天，才看出是几只死麻雀，哭不得，笑不得，他正肚痛得厉害，怎么肯吃这只有调皮孩子为了开心才吃的东西呢？孩子见他的朋友不吃，说又说不通，听又听不明，急得想哭；最后再三比划，几乎是强迫他的朋友吃了下去。可是他却像完成了一桩重大任务似地快乐，跳着蹦着，回到他妈妈那儿。

谁知道，这个奇怪的偏方，倒真使得战士的肚子不痛了。

第二天，部队要出发打仗去了，这个姓陆的战士正要去找他的小朋友致谢、道别，他的小朋友又端了三只烧好的麻雀走来了。战士摇摇手，指指肚子，意思是肚痛已经好了。但是小孩子也比划了几下，意思是，你的肚痛好了，咱就一块吃吧。说着，就拉着他的朋友，攀着他朋友的脖子，两个人像爱人分吃苹果那样地分吃了三只烧雀子。吃完，又一块唱了一支歌：“金日成将军之歌”。

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草于朝鲜某地

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

在祖国已经是春天了，可是在这儿一切还留着冬季的容貌。宽阔的弯曲的汉江，还铺着银色的冰雪，江两岸，还是银色的山岭，低沉的流荡的云气也是白濛濛的，只有松林在山腰里、峡谷里抹着一片片乌黑。——这就是汉江前线的自然风色。

敌人离汉城最近处不过十五公里，离汉江还要近些。美国侵略军的指挥官们早可以从望远镜里看见汉城了，如果开动吉普车，可以用不到二十分钟。可是他们不是用了二十分钟，他们是用九个多师的兵力，用了二十天的时间，用了一万一千多暴徒的血，把这些银色山岭上的冰雪涂成了红的，可是他们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汉城，并不比二十天以前近多少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大名鼎鼎的帝国

主义，二十多万军队二十多天连十多公里都走不了呢？

是他们的炮火不行吗？不是。他们的炮火确实凶恶得很。他们能够把一个山头打得白雪变黑雪、旧土变新土，松树林变成高粱茬子，松树的枝干倒满一地。假若他们能够把全世界上的钢铁，在一小时内倾泄到一块阵地上的话，也是不会吝惜的。

可是，他们还是不能前进。

是因为他们的飞机不多吗？不行吗？或者是它们和地面的配合不好吗？也不是。他们的飞机独霸天空，跟地面的配合也并不坏。他们可以任意把我们的前沿阵地和前线附近的村庄，投上重磅炸弹和燃烧弹，使每一块阵地都升起火苗，可以把长着茂草的山峰，烧得乌黑。

这样，他们能够前进了吗？仍然不能！

那么，是因为他们攻得不疯狂吗？更不是。一般说，当他们的第一次冲锋被击溃之后，第二次冲锋组织得并不算太迟慢。开始他们每天攻两三次，以后增加到五六次、七八次，甚至十几次。在我们阵地前，尽管美国人的死尸已经阻塞了他

们自己进攻的道路，但他们还是用火的海、肉的海，向我们的滩头阵地冲击。最后，他们的攻击，已经不分次数，在我们弹药缺乏的某些阵地上，他们逼着李伪军和我胶着起来，被我打退后，就停留在距我五十米外修建工事，跟我们扭击。他们的飞机、炮火，可以不分日夜，不分阴晴，尽量地轰射。夜间，他们在天空拉起照明弹，探照灯的网。最后，他们又施放了毒气。你们看，除了原子弹，他们所有的都拿出来了，他们所能够做的，都毫无遗漏地做了，他们的攻击可以说是不疯狂吗？

可是，他们前进了没有呢？没有。

那么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就是在敌人的面前，在汉江南岸的狭小的滩头阵地上，隐伏着世界上第一流勇敢的军队，隐伏着具有优越战术素养的英雄的人！

当然，战斗是激烈而艰苦的。——这并不像某些人所想的，我们的胜利像花园里、原野上随手撷取一束花草那么容易。这儿的每一寸土地，都在反复地争夺。这儿的战士，嘴唇干裂了，耳朵震聋了，眼睛熬红了。然而，他们用干焦的

嘴唇吞一口干炒面，咽一口雪；耳朵听不见，就用结满红丝的眼睛，在滚腾的硝烟里，不眨地向前凝视。必要时，他们必须用被炮火损坏的枪把、刺刀、石头，把敌人拼下去。这儿团、师的指挥员们，有时不得不在烧着大火的房子里，卷起地图转到另一间房子里去。这儿的电话员，每天几十次地去接被炮火击断的电话线。这儿每一个指挥员的表，不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，而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度过！

某天夜晚，我到达某团指挥所的一间小房子里。一张朝鲜的小圆炕桌上铺着地图，点着一支蜡烛。飞机还在外面不断地嗡嗡着。副师长正和团长、政治委员在看地图。他们研究妥当以后，副师长——一个略显苍老的中年军人，打开他那银色的烟盒，给了我们每人一支香烟。我们正在蜡烛上对火，突然随着 嘣 嘣两声巨响，蜡烛忽地跳到地上熄灭了。蒙着窗子的雨布也震落下来。照明弹的亮光像一轮满月一样照在窗上。

但谁也没有动。团长把蜡烛从炕上拾起，又点着了。政治委员拂去地图上震落的泥土。警卫员把雨布又蒙在窗上。我们又点起了香烟。

团长像征求别人同意似地笑着，瞅着副师长，说：“副师长！你看我们的战斗有点像《日日夜夜》吧？”

副师长沉吟了一下，声音并不高地说：“是的，我们正经历着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战争。我们，不——”他纠正自己，指了指地图上画着的一条粗犷红线，“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‘日日夜夜’式的考验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忽然，又弹掉烟灰，微笑着：“不过，我们的沙布洛夫是不少的！”

在战斗最紧张的一天，在师指挥所，我听到师政治委员——他长久没有刮胡子，眼睛熬得红红的，在他每次打电话给他下级的时候，总要提到这几句：“同志们！你们辛苦了吧！”他似乎并不要下级回答，紧接着说：“我知道你们是辛苦的。”然后，他的声音又严肃又沉重：“应该清楚地告诉同志们坚守的意义，我们的坚守，是为了钳制敌人，使东面的部队歼灭敌人。没有意义的坚守和消耗，我们是不会进行的。你们都清楚，我们一定要守到那一天。”停了一停，又说：“还要告诉同志们，有飞机大炮才能战胜敌人算什么本事呢？从革命的历史来看，反革命的武器总是比我们好

得多；然而失败的总是他们，而不是我们。不要说在这方面超过他们，假若一旦平衡，或者接近平衡，他们就会不存在了！今天，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，正是在这样条件下，我们还要战胜他。我们的本事就在这里！”他把耳机移开，似乎要放下的样子，但又迅速拿回来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们的祖国会知道我们是怎样战胜敌人的！”

在阵地上，战士们就是以政治委员的同一英雄意志，进行着战斗。

这里，我要记下一段两个人坚守阵地的故事。其中一个名叫辛九思，我亲自访问了他。我很快发现他是一个别人说半句话，他就懂得全句意思的聪明青年，今年才二十岁，黑龙江人，是一个刚刚两年的共产党员，现在是副班长。在出国以后的苦战中，他像许多的战士一样，裤子的膝盖、裤裆都飞了花，但他补得很干净。站在那儿，是那样英俊而可爱。某天傍晚，当他到前哨阵地反击敌人回来以后，见自己排的阵地上，许多战友都坐在自己的工事里，还保持着投弹射击的姿势，但是却牺牲了。只剩下了战士王志成一个人，聚精会神地蹲在工事里，眼往下瞅着。神色仍然很

宁静，半天才打一枪。敌人不知道这儿有多少人，也不敢上来。辛九思爬到王志成的身边悄悄地问：“你还有弹药吗？”王志成指指仅剩的两粒子弹，悄悄地幽默地答：“只有他兄弟两个啦，你呢？”辛九思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个圆圈。这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敌人的哨音满山乱响，敌人的炮已经进行延伸射击。后面的连阵地上，也哇啦哇啦地说着外国话。——显然，连的阵地已经后撤了。王志成说：“副班长，连的主力已经撤了，怎么没有送信来呢？”辛九思说：“是呀，怎么没送信呢？可是没命令，我们就不能撤。我们不是给班长表示过，只要有一个人就要守住阵地，有两个人还能丢掉阵地吗？”王志成点点头说：“那当然。我的决心早下了。人家很好的同志都为祖国牺牲了，我们死了，有什么关系！”辛九思马上纠正他说：“哪能死呢？天塌大家死，过河有槎子。敌人上来咱们砸他一顿石头，往坡下一滚，那些胆小鬼不会找着咱们的。我刚才就是这样滚下来的。”说到这里，王志成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，说：“副班长，咱们俩还是快蹲到两个工事里吧，炮弹打住一个，还有一个守阵地的！”说着，两个

人就蹲到两个工事里了。辛九思又探过头去鼓励地说：“王志成！好好坚守，回去给你立功啊！”王志成在星光下笑了一笑，点了点头。他们是这么沉着，一点也不慌乱，一会儿看看前头，一会儿听听后面。这时，敌人的炮，已经向阵地的后方，打得更远更远了。四外的阵地上，敌人乱吵吵的。这里已经像一座海水中的孤岛。但敌人仍旧不敢上到这个给他打击最严重的阵地。几个钟头过去了，夜深风冷，他们的身上、枪上结满了霜花，冻得在战壕里跺着脚。王志成又招呼辛九思：“副班长！咱们这儿怪冷清的，咱们吃炒面吧，别叫饿着。”“好吧，”辛九思答应着。两个人就把炒面袋子解开。风呜呜吹着，吞一口炒面，就要把口儿连忙捂住。直等通讯员踏过膝盖深的白雪来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按着北斗星的指示绕过敌人走回来。

当这个战士叙述完他的故事之后，他用他年轻人特有的明闪闪的眼睛看着我，又补充说：“出国以来，人家非党群众还那样坚决，都提出立功入党呢；我是个党员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假若战争打到东北，打到咱们的祖国，”说到这里，他